



## 春天的爱

徐兴龙

情人节的风香刚散去不久，“三八”节又接踵而来。春天，仿佛和母亲一样，总是孕育着生命，总是孕育着人们的希望。三八节选在春天，意义自然平凡而伟大。

我们感谢春天，必然会感谢母亲，是她把我们带到这个既熟悉又繁杂的世界，也许这个世界并不太平，也许人的一辈子总是在坎坷中度过，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总是值得庆幸的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奇的世界，去感悟善良与邪恶，正义与无耻，美丽与丑陋，还有那天地的灵秀和山川的壮阔景观。

春天的爱虽不能等同母亲的爱，但大爱无痕的心迹是相同的，爱是要耕耘的，又很少会索取。这种不成比例的付出，就是爱的精髓，也许在世界上只有母亲才能做到。

从古至今，人们不时流露出对春天

的喜爱。“枕上轻寒窗外雨”，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，都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春天！更有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“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”等描绘出春天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春天的美丽和诱人是令人心旷神怡的，因此，人们都爱春、赞春。

春天的爱也会使人困惑，随着万物复苏，一身瞌睡想驱难驱。同时，降水也丰富了，它“肆无忌惮”地“降落”，把泥土和石子从山上冲了下来，使村道泥泞，难以行走。各种疾病也复苏了，它溜进了农村和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把好多人都“吹”进了医院。也无奈，所有欣喜必经一波三折。春天的不寻常或许就尽显于此吧。

春天，地温渐升，它打着唿哨向夏天迈去，那是鲜花盛开、如火如荼的生命潮头。

## 女人节快乐

李小芬

一位编辑朋友打电话，说“妇女节”要到了，她正在做选题，想问我几个问题：你过“妇女节”吗？怎么过？你觉得哪些人应该过节？我未加思索立刻答：“当然过。不仅要孝老请客吃饭、做家务，还要理直气壮索取礼物。至于过节的群体，我觉得结婚后的女人都应该过。特别不能忘了母亲和婆婆，老人辛苦操劳一生，做儿女的应该想到她们。”

最后一个问题，朋友继续问，你赞成“妇女节”改名“女人节”吗？“啊？无所谓吧，都已经习惯了，难道还要学张家界，把‘乾坤柱’改成‘哈里路亚山’？”我和朋友开着玩笑。我内心感觉，节日的名字并不重要，关键要有过节的心情，而且要过一个难忘的节，有意义的节。

放下电话，我立刻问“80后”的助手，你赞成妇女节改名吗？她点头：“我觉得‘妇女’这个词比较老套。你注意看过商家的促销用语吗？一直都写‘女人节’快乐，而不是‘妇女节’快乐。”

哦，也许你们年轻人赞成改名，我去问问老太太，看她怎么想。我饶有兴致地喊来了我的搭挡——50多岁的经理，问她是否赞成改名？答案出乎我的意料，她大力赞成。理由是：“‘女人节’喊起来有女人味，而‘妇女节’这个称呼没有新气象。”

## 春天真好

周士荣

霏霏细雨，渐渐停歇。树林里鸟儿站在枝头上，抖动翅膀，鸣叫着纵身飞向天空；小河的水格外满盈，像个顽童，蹦跳欢快地流淌着；湿漉漉的大地吸足了雨水，迫不及待地吐出一片绿色，迎接久违的艳阳天。被多天绵绵雨压抑心情的人们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奔向室外恢复晨练；垂钓者则脸露喜色，或骑自行车，或驾摩托，钓竿直至河湖塘库。而最引我瞩目的是穿着花花绿绿的女人和孩童们，活跃在田间地头挖野菜、踏青。

崔大妈住在市中心。城市里的四季对她而言，除了阳台上的花草草，变化不大。但她出身农村，知道眼下正是野菜发兴的时候。因孙子想吃荠菜，菜场里又买不到，所以她起了一个大早，乘公交赶赴市郊挖荠菜。她下了车，越过一条水泥马路，直奔田间小道。果真不出所料，路边、沟渠、池塘旁，山脚下，星星点点，俯首皆是。有马兰头、荠菜、青，还有野葱、竹笋。没多久，崔大妈带去的塑料兜就鼓起来了，整整一大袋，全是孙子爱吃的荠菜。乐得她加快步伐赶车返回。

迪迪今年五岁，喜欢画画、摄影，常吵着要到外婆家去。因为外婆家有个小

糟了，看来我out了。不行，光采访女人还不够，我要问问男人。我立刻给老公打电话，老公先是说改不改都行。后来又问，如果非要一个答案，他赞成改。因为妇女代表已婚的女人，而女人的范畴比较广。改名之后，未婚的成年女子都可以兴高采烈地过节了。

这样一想，“妇女节”改为“女人节”还的确有些道理。改名之后，世间所有的女人都是这个节的主体，称呼广泛，年龄范围设置也宽，将青年、中年、老年女子都包括在内。何况，细细深究后，还真觉得“妇女”这个称呼缺乏新气象。且不说被称作妇女的人一般年纪都较大，最重要的是，妇女这一词汇的前缀多为“劳动”、“家庭”、“中年”、“老年”，组合起来就是“劳动妇女”、“家庭妇女”、“中年妇女”、“老年妇女”，根本没有年轻女人，魅力女人，知性女人这样的词汇受欢迎。

而且，我还想到一点理由，如今这个时代，消费要刺激，内需要拉动，节日主体的消费群体多为年轻人，他们容易受媒体的影响，对节日热衷，拥有过节的灿烂心情，可以为商家作出突出贡献。有了热闹气氛的大肆渲染，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快乐节日当中，不亦乐乎？

## 一墙的叮嘱

姜晓燕

在江西老家过完年，打算回余杭之际，我与老公为母亲的去留问题讨论不休。由于父亲的过世，老家只剩下了年迈的母亲一人。我的意见是带着母亲回余杭，好有个照应。但老母一万个不愿意，说是要照顾家里的四头猪，说是要耕种山角的那片地，说是吃不惯浙江菜，反正一根筋认定了要留在江西。老公左右为难，既希望母亲能跟随我们去余杭，又能随她老人家所愿。

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还是决定让母亲留在江西老家。临行的前一天，老公给家里的缸里挑满了水，劈好了一担柴火放在灶间，又去山外买了几袋上好的米回来，还在附近的信用社里给母亲开了个户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老公对母亲说：“想吃什么，想穿什么，尽管去买，别怕花钱。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，电话号码知道吗？”母亲点点头。老公不放心地又追问了一遍：“我的电话号码你说说看。”母亲推辞道：“不用说了，我知道。”语气像个孩子一样固执。老公见母亲不说，就从包里拿出本子，在上面把电话写了下来。写好后，把纸从本子上撕下来，交给母亲。母亲接过，放进了贴身的口袋。

转眼间，该出发了。突然发现老公不见了踪影，去屋子里找，原来他在母亲的房间里。只见他手拿记号笔，在母亲床头的墙壁上写着自己的电话号码。我问：“你这是干嘛？”老公说：“妈妈年纪大了，记性也越来越差了，我怕她把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给弄丢了。万一有急事，就不好办了，所以我索性把电话号码写在墙上。你帮我想，除了我俩的，还要写谁的？”我说：“把我们余杭家里的座机，和单位办公室的也都写上吧。”老公应着写了上去。我又插嘴道：“把村卫生所李医生的电话也写上……”

望着老公写在墙壁上的一行行工整、清晰的电话号码，我的心沸腾着。以前在书上读到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，却不知“母留老家儿更忧”呀。老公的周全考虑，让我扎扎实实地感受到远行儿女对父母道不尽的叮嘱与牵挂，只盼父母安康，是我们做儿女的最大心愿。

## 汪老，您可以好好休息了

蒋豫生

前几天与丰国需通电话时，他告诉我：汪培走了，就在1月26日清晨。

汪先生走了，这么快，让人感觉突兀，原本他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。与他小儿子汪铿通了电话才知道，治丧小组将讣告寄到我原先工作的单位去了，而我已经退休在家。

88岁的汪培是我们余杭塘栖人，是镇上旺族木桥堍汪家的长房长孙，夫人是镇东小河刘家的二姑娘。五六年前，我为写《塘栖旧事》，经高蕴庄先生介绍，专程去上海采访过他。除了将了解的内容写入《老镇旧家》的“汪家”一节，还专门写了一篇不短的《汪先生》。后来，又单独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《汪培的戏剧情缘》，收入中国文联出版社集出版的《中国往事》一书。认识他后的这几年来，我们每隔十天半月就要通一次电话，不是我打过去，就是他拨过来，十分热络。

这么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革命前辈、同乡、老师，也是文友离去了，我总觉得该为他写点什么，寄托哀思。

汪培是位老革命，早就是个不怕杀头坐牢的热血青年。1940年念高一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，在学校从事进步学生活动。我们这辈大都看过小说和电影《青春之歌》，对旧社会进步青年们顶着警棍、机枪、刺刀上街游行的情节和镜头印象深刻。汪培则是真实版的亲历者和组织者。1947年5月20日，他作为复旦大学派出的五位学生代表之一，和南京学生一起前往总统府举行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游行请愿。作为大游行主席团成员，汪培走在队伍最前列。这起震惊中外的“五·二零血案”，毛泽东主席曾在毛选四卷的文章中专门提及。

汪培又是位老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。这名从我们塘栖走出去的才子，凭着从小受家乡民间戏剧艺术的熏陶，凭着在复旦师从与田汉齐名的戏剧大家洪深教授，专攻西洋戏剧时打下的底子，在解放初的8年中，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和市文化局行政工作的同时，写了许许多多广有影响的大戏和剧评。我们熟悉的由丁是娥主演的

沪剧《罗汉钱》，全国多个剧种争相改编的《金黛莱》等，都出自他手或经他主持改编。他的作品在华东地区和全国戏曲汇演中获奖频频，如若不是后来被错划为右派，若干年后，必成大家。我敬重汪培先生，不只是因了他的才华，也不只是对当年地下党人的景仰，更为他的精神和品格所折服。无论顺境逆境，他从不消极气馁，一直忠心耿耿为党和国家的戏剧文艺事业孜孜效力。他创作的以钱学森先生为原型的大型话剧《向祖国》，是下放劳动当羊倌时，在羊棚里冒着酷热和蚊虫叮咬写下的。离休后，他主编了《上海沪剧志》，担任周信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，主编《麒艺丛编》，创作、编撰、发表了很多在戏剧界、学术界颇具影响的戏剧理论评论文章、剧本和著作，论资历与水平，已然权威。

即便到了八十多岁高龄，这位享受厅局级待遇的老编审（教授），仍天天挤公交车，朝八晚五，去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查资料、交流和写作。多舛的命运让他耽误了人生中最好的二十二年春秋。1940年念高一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，在学校从事进步学生活动。我们这辈大都看过小说和电影《青春之歌》，对旧社会进步青年们顶着警棍、机枪、刺刀上街游行的情节和镜头印象深刻。汪培则是真实版的亲历者和组织者。1947年5月20日，他作为复旦大学派出的五位学生代表之一，和南京学生一起前往总统府举行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游行请愿。作为大游行主席团成员，汪培走在队伍最前列。这起震惊中外的“五·二零血案”，毛泽东主席曾在毛选四卷的文章中专门提及。

汪培又是位老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。这名从我们塘栖走出去的才子，凭着从小受家乡民间戏剧艺术的熏陶，凭着在复旦师从与田汉齐名的戏剧大家洪深教授，专攻西洋戏剧时打下的底子，在解放初的8年中，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和市文化局行政工作的同时，写了许许多多广有影响的大戏和剧评。我们熟悉的由丁是娥主演的

他的离去，“是我国戏剧界和艺术研究界的一大损失”。大家敬重他，为他惋惜，我们家乡人更记得他，怀念他。汪老，现在您可以好好休息了。

来稿请寄：临平朝阳东路185号《城乡导报》专栏部 邮箱：tk-qinggan@sohu.com

